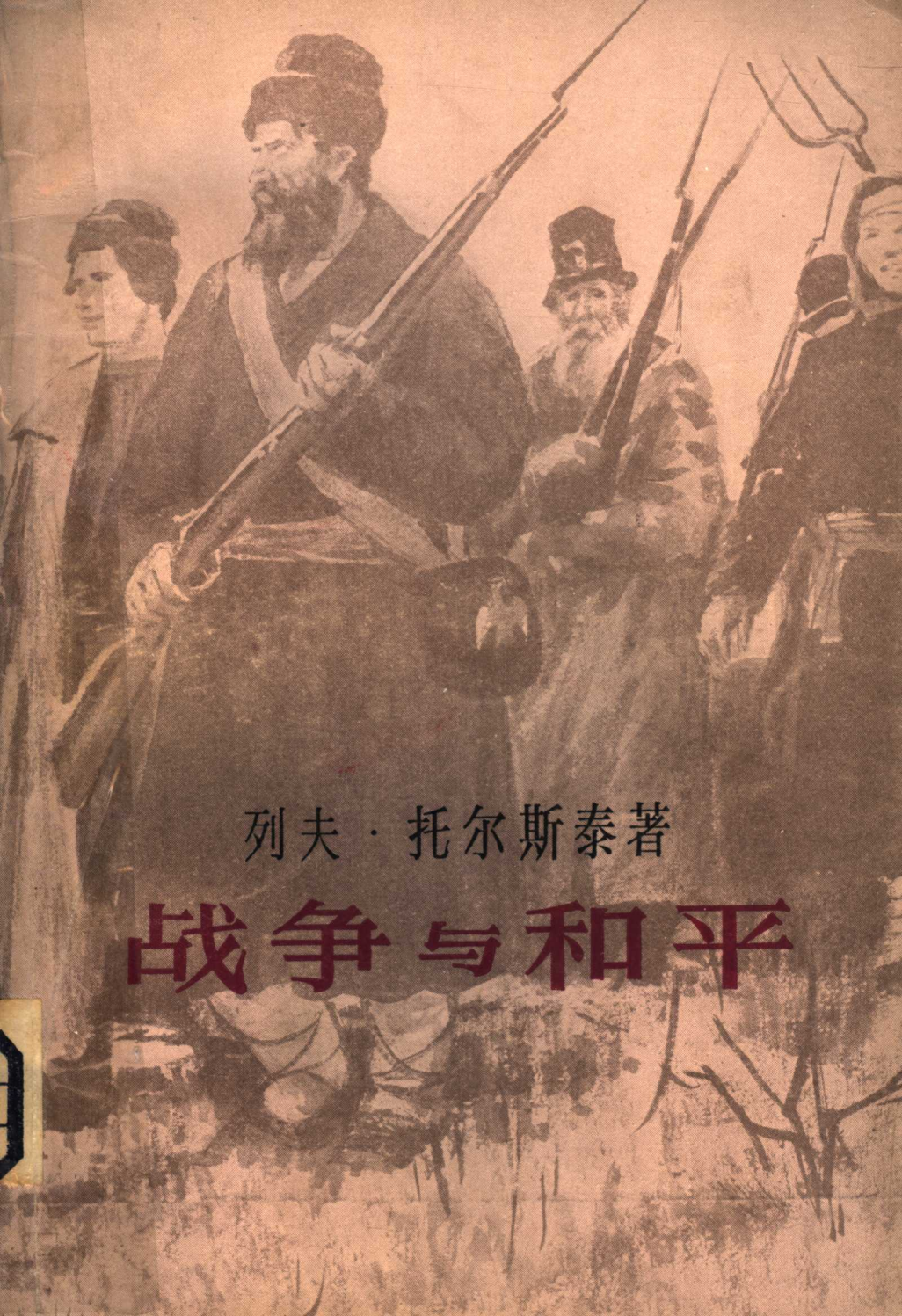




列夫·托尔斯泰著

战争与和平

381
L446
841

列夫·托尔斯泰著

战争与和平

高 植 译



(二)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丛
卡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本书根据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 Москва 1941 年版译出

战 争 与 和 平

第 二 卷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高 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07,000

1981 年 9 月新 1 版 198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书号：10183·170 定价：（六）1.40 元

目 次

前言	I
--------------	---

第 一 卷

第一部	3
第二部	159
第三部	283

第 二 卷

第一部	421
第二部	494
第三部	595
第四部	695
第五部	762

第 三 卷

第一部	861
第二部	971
第三部	1165

第 四 卷

第一部	• • • • •	1323
第二部	• • • • •	1398
第三部	• • • • •	1457
第四部	• • • • •	1518

尾 声

第一部	• • • • •	1595
第二部	• • • • •	1668

附 录

内容概覽	• • • • •	1720
------	-----------	------

第 一 部

1

一八〇六年初，尼考拉·罗斯托夫休假回家。皆尼索夫也要回家到福罗涅示去，罗斯托夫劝他一起到莫斯科去并且住在他家里。皆尼索夫在终点的前一站遇到了一个同事，和他喝了三瓶啤酒，在快到莫斯科时，虽然道路坎坷不平，他却挨着罗斯托夫，躺在驿站雪橇的铺板上沉睡不醒，而罗斯托夫愈接近莫斯科，心情就愈是急切。

“快到了吗？快到了吗？唉，这些街道，小铺，面包招牌，街灯，车辆，多么讨厌！”当他们在城门口检查了休假证，进了莫斯科时，罗斯托夫这么想。

“皆尼索夫，我们到了！他睡着了，”他边说，边把自己的整个身子向前探去，好像他希望用这种姿势来增加雪橇的速度。

皆尼索夫没有作声。

“这里是十字路口的拐角，车夫萨哈尔常常停在这里；这就是萨哈尔，还是那匹马。这就是我们常来买姜饼的小铺子。快到了吗？哎！”

“到哪一家？”车夫问。

“就到这条街尽头的那幢大房子，你怎么没有看见！那是我们的家，”罗斯托夫说，“那就是我们的家！皆尼索夫！皆尼索

夫！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皆尼索夫抬起头，咳了一声，什么也没有回答。

“德米特锐，”罗斯托夫向驾驶台上的听差说。“那就是我们家的灯火吗？”

“正是。您父亲的书房里的灯亮着。”

“他们还没有睡觉吗？啊？你是怎么想的？你千万不要忘记马上就我的新衣服拿给我，”罗斯托夫说，同时摸摸刚长出来的唇髭。

“哎，快跑呀，”他向车夫大声说。“醒醒吧，发夏，”他向皆尼索夫说，皆尼索夫的头又垂了下来。

“哦，赶快跑，赏你三个卢布酒钱，快跑！”当雪橇离大门口只隔三家时，罗斯托夫大叫着。他似乎觉得，马不在跑动。最后雪橇从右边向大门驶去，罗斯托夫看见了头顶上熟识的、泥灰脱落的飞檐、台阶和人行道上的柱子。雪橇还没有停妥他便跳了下来，跑进门廊。屋子里依然冷清清，显得毫无生气，好像有谁走进来和它毫不相干似的。门廊里没有人。“我的上帝！大家都好吗？”罗斯托夫想，他呆呆地站了一会，立刻又顺门廊和熟识的、弯曲的楼梯向前跑去。门把柄依然如旧，伯爵夫人常常因为它不干净而发怒，门依然轻松地打开了。前厅里点着一支蜡烛。

老米哈益洛睡在大箱子上。出门的跟班卜罗考非，他的力气真大，可以把马车从后边抬起来，他正坐着编草鞋。他看了看打开的门，他原是那么睡意朦胧，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现在突然变得又惊又喜。

“哎哟，亲爱的！小伯爵！”他认出了小主人，大叫着。“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亲爱的？”于是卜罗考非激动得发抖，向客厅的

门冲去，大概是要去通报，但显然又改变了主意，转过身来低头吻小主人的肩膀。

“都好吗？”罗斯托夫抽出一只手，问道。

“谢谢上帝！谢谢上帝！他们刚刚吃过晚饭！让我看看您吧，少爷！”

“一切都很好吗？”

“谢谢上帝，谢谢上帝！”

罗斯托夫完全忘记了皆尼索夫，他不愿叫人先去通报，扔掉皮袄，便踮起脚跟跑进黑暗的大厅。那些牌桌和用布套子套住的大烛台都原封未动，但已经有人看见了年轻的主人，他还没有来得及跑进客厅，便有一个好像暴风一样从旁边的门里直冲出来，抱住他，吻他。第二个第三个人同样地从第二道第三道门里跑出来，又抱他，又吻他，又是叫喊，流下高兴的泪水。他分不清谁是爸爸，谁是娜塔莎，谁是彼恰。大家都同时叫喊、说话、吻他。只有他的母亲不在内——他想起来了。

“我是不知道……尼考卢施卡……我亲爱的！”

“这就是他……我们的……我亲爱的，考利亚，……他变了样啦！蜡烛没了！沏茶呀！”

“吻吻我吧！”

“心爱的……还有我呢。”

索尼亚、娜塔莎、彼恰、安娜·米哈洛芙娜、韦婊和老伯爵都——同他拥抱；男女仆人挤满了房间，叫喊着，惊叹着。

彼恰抱着他的腿，叫着：“还有我呢！”

娜塔莎让他的头低下一点，吻遍了他的整个面孔，然后从他身边跳开，抓住他上衣的边，像只山羊那样在原地跳跃着，尖声地叫着。

大家那爱怜的眼睛里都闪耀着高兴的泪水，大家都想同他接吻。

索尼亚脸红得像块红布，也抓住他的胳膊，用她那幸福的目光注视着他的眼睛，期待着他的眼睛看她。索尼亚已经过了十六岁，她很美丽，特别是在这个幸福的、欣喜若狂的、活跃的时刻。她微笑着，目不转睛地、屏息凝神地望着他。他感激地瞧了瞧她；但他还在期待着、寻找着什么人。老伯爵夫人还没有出来。但是此刻听到门口的脚步声了。步子走得那么快，不可能是他母亲脚步。

然而这却是母亲，她穿着他不在家的时候新做的、他没有看见过的衣服。大家放开他，于是他朝母亲走去。当他们走到一起时，她倒在他的怀里号啕大哭起来。她不能抬起头来，只把脸贴在他的上衣的冰冷的饰条上。皆尼索夫悄悄地走进房间，站在那里，一面望着他们，一面拭自己的眼睛。

“发西利·皆尼索夫，您儿子的朋友，”他向伯爵自我介绍地说，伯爵疑问地望着他。

“非常欢迎，我认识，我认识，”伯爵说，跟皆尼索夫又接吻又拥抱。“尼考卢施卡信上写过……娜塔莎·韦婭，这就是皆尼索夫。”

许多同样幸福的、高兴的面孔转向头发蓬乱的皆尼索夫，并且围住了他。

“亲爱的，皆尼索夫！”娜塔莎大叫，欣喜若狂地跑到他面前，又拥抱，又接吻。大家都被娜塔莎的举动弄得局促不安。皆尼索夫也脸红了，但微微笑了笑，抓起娜塔莎的手吻了一下。

皆尼索夫被领进了为他预备的房间，罗斯托夫全家的人都在起居室里聚集在尼考卢施卡的身边。

老伯爵夫人坐在他旁边，一直抓住他的手，不时地吻着；其余的人挤在他们周围，注意着他的每个动作，每句话，每个眼神，用欣喜的、爱怜的眼睛盯着他。他的兄弟姊妹们争吵着，互相争夺靠他最近的地方，并且争着替他端茶，拿手巾，取烟斗。

罗斯托夫因为他们对他所表示的亲近觉得很幸福；可是会面的最初时刻是那么幸福，以致他觉得现在的幸福太少了，他还期待着更多、更多、更多的幸福。

第二天早晨，远道回来的人一直睡到将近十点钟。

在外边房间里堆放着军刀、挎包、佩囊、打开的箱子和肮脏的靴子。两双有马刺的、擦干净的靴子刚刚放在墙边。仆人送来了脸盆架、刮胡子的热水和刷干净的衣服。房间里散发出烟草和男人的气味。

“喂，格锐施卡，给我烟斗！”发西卡·皆尼索夫的哑嗓子大叫着。“罗斯托夫，起来吧！”

罗斯托夫揉揉睁不开的眼睛，把毛发蓬乱的头从热呼呼的枕头上抬起来。

“怎么，晚了吗？”

“晚了，快十点钟了，”娜塔莎的声音回答说。在隔壁房间里传来了浆过的衣服的窸窣声、女孩们的低语声和笑声。在微微打开的门缝里闪过了缎带、黑发、一个个含笑的脸和一样蓝色的东西。这是娜塔莎、索尼娅和彼恰，他们来看看他们起来了没有。

“尼考林卡，起来！”又从门外传来娜塔莎的声音。

“马上就起来。”

这时彼恰在外边房间里看见一把军刀并把它抓起来，高兴得象小孩子看见哥哥从军那样，可是忘了让姐姐们看见未穿好

衣服的男人是不合适的，就把门打开了。

“这是你的军刀吗？”他大声说。

姑娘们躲开了。皆尼索夫惊惶地把自己毛茸茸的腿藏进被里，望着他的伙伴求助。彼恰进门后，门又关上了。门外发出了笑声。

“尼考林卡，就穿着睡衣出来吧，”娜塔莎的声音说。

“这是你的军刀吗？”彼恰问，“或许这是您的吗？”他带着讨好的敬意问黑脸的有胡子的皆尼索夫。

罗斯托夫连忙穿了鞋，穿上睡衣走了出去。娜塔莎穿了一只只有马刺的靴子，正在穿另一只。当他走出房间的时候，索尼亚在打旋，刚想撒开裙摆蹲下来。她俩都穿着同样的蓝色的新衣服，都显得娇艳、红润、愉快。索尼亚跑开了，而娜塔莎抓住哥哥的手，拉他进了起居室，于是他们开始谈话。他们来不及互相询问成千上万的只有他们俩感兴趣的琐事。娜塔莎在他对自己说每一句话时都发笑，不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可笑，而是因为她感到快活，她抑制不住用笑声表现出来的喜悦心情。

“啊，多么好，好极了！”她对一切都这么说。

罗斯托夫觉得，在大家相爱的温暖的感受中，半年来①第一次在他心中和脸上露出了那种孩子般的笑容，这笑容是他在离家之后从未有过的。

“不，你听着，”她说，“你现在完全是大人了吗？我非常高兴，你是我的哥哥。”她摸了摸他的唇髭。“我想知道，你们男子是什么样的人。是和我们一样吗？是不是呢？”

“为什么索尼亚跑开了？”罗斯托夫问。

① 原文是一年半。按罗斯托夫是一八〇五年夏从军，一八〇六年初回家，应是半年。

“是啊，这说来话长了！你同索尼亚怎么说话呢？称你呢还是称您呢？①”

“要看情形如何，”罗斯托夫说。

“请你称她‘您’，我以后再向你讲这道理。”

“但是讲了又会怎么样呢？”

“好吧，我现在告诉你。你知道，索尼亚是我的好朋友，那样好的朋友，我为她烙了我的臂膀。你看看这里。”她卷起细纱袖子，在又瘦又长的柔软的胳膊上、肩膀下面靠近腋下的地方（这个地方连舞衣也能遮住）露出了一块红色的伤疤。

“这是我烙的，为的是向她证明我对她的爱。我不过是把一把尺在火里烧烫了，在这里贴了一下。”

在从前的书房里，罗斯托夫坐在扶手上放着小垫子的沙发上，望着娜塔莎那对灵活热情的眼睛，他又回到了那种家庭的童年的世界，这世界，除了对他，对别人便没有任何意义，但它给了他一种最大的人生乐趣；而用尺烙胳膊表示爱，在他看来，不是无意义的；他明白这个，也不觉得惊奇。

“就是这些吗？没有别的吗？”他问。

“我们是那么要好，那么要好！用尺烙胳膊是件蠢事；但我们永远是朋友。她爱上了谁，便会永远爱下去；而我不懂得这种爱，再说知道了也马上会忘记的。”

“还有别的呢？”

“的确，她那么爱我和爱你。”娜塔莎忽然脸红了。“你记得，在你出门以前，……她说你要忘记这一切的……她说：我要永远爱他，但我让他自由。真的，这是极好的，高尚的！对不对？是

① “你”是对小孩和亲密的人用的，“您”是较为客气的正式称呼。

不是很高尚？是吗？”娜塔莎那么严肃地兴奋地问，以致看得出来，她现在所说的话，是她从前含着泪常说的。

罗斯托夫想了一下。

“我决不收回自己的话，”他说，“况且，索尼亚是那样妩媚，要放弃自己的幸福，那不是多大的傻瓜吗？”

“不，不，”娜塔莎大声说。“这件事我和她已经谈过了。我们知道你会这么说的。但这是不行的，因为你明白，假使你这么说——你认为自己受到诺言的约束，那末就好像是她故意这么说了。那末你还是不得不娶她。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罗斯托夫看出，这一切是她们深思熟虑过的。索尼亚的美丽昨天晚上已经使他惊讶。今天，他瞥见她一眼，觉得她更加美丽了。她是个十六岁的迷人的姑娘，显然是热烈地爱着他（对于这一点他没有片刻的怀疑）。罗斯托夫想，为什么他现在不爱她，甚至不娶她呢，但……现在他还有那么多别的乐事和兴趣：“是的，她们把这事考虑得很周到，”他想，“我还是要做个自由的人。”

“那好极了，”他说，“我们以后再谈吧。啊，我多么替你高兴哟！”他补充说。“你怎么，对保理斯没有变心吗？”哥哥问。

“真是蠢话！”娜塔莎笑着大声说。“我既没想他，也没想什么人，也不想要认识什么人。”

“哎哟！那么你要干什么呢？”

“我吗？”娜塔莎问，幸福的微笑使她的面色明朗了。“你见过 *Duport* [迪波尔]吗？”

“没有。”

“没有见过著名的舞蹈家迪波尔吗？所以你不明白。我要做的就是这个。”娜塔莎弯着手臂，拉起裙子，好象跳舞时一样，她向一边跑了几步，转了一圈，跳起来两脚拍了一下，并拢脚，

然后踮起了脚趾尖，走了几步。

“看我站着！看呀，”她说；但是她用脚趾尖站不住了。“这就是我所要做的！我决不出嫁，我要做一个舞蹈家。但是不要向人说。”

罗斯托夫那样高声愉快地大笑，以致皆尼索夫在房里感到羡慕，娜塔莎也忍不住，和他一同笑起来了。

“哦，好不好呢？”她还在说。

“好。你已经不想嫁保里斯了吗？”

娜塔莎脸色发红了。

“我谁也不想嫁。我看见了他，要亲自向他说这话。”

“哎呀！”罗斯托夫说。

“但这都是废话，”娜塔莎继续说，“皆尼索夫好不好呢？”她问。

“他好。”

“哦再见吧，去穿衣服吧。皆尼索夫，他可怕吗？”

“为什么可怕？”尼考拉问。“不，发西卡是非凡的。”

“你叫他发西卡吗？……奇怪。他是很好吗？”

“很好。”

“好吧，赶快来吃早茶。我们在一起吃。”

娜塔莎站起来，好像女舞蹈家一样地用脚尖走出了房间，但她那样地微笑着，只有幸福的十四岁^①的姑娘们才那样微笑的。在客厅里遇见了索尼亚时，罗斯托夫脸红了。他不知道怎样对待她。昨天晚上，在见面的最初的高兴的时候，他们互相接吻，但今天他们觉得不能够这样做了。他觉得，大家连母亲和姐妹

^① 原文“十五岁”，但一卷一部八章叙写娜塔莎十三岁，索尼亚十五岁，本章前面既说索尼亚是十六岁，则娜塔莎应是十四岁，因为时间只有半年。

們，都疑問地望着他，並且注意着他怎樣對待她。他吻她的手時，稱她“您——索尼亞”。但是他們的目光交遇時，互相稱“你”，並且溫柔地互相接吻。她的目光請求他原諒她竟敢由娜塔莎的居間向他提起他的諾言；並且感謝他對她的愛情。他的目光感謝她給他自由，並且向她說，無論怎樣，他決不會不愛她的，因為不愛她是不可可能的。

“但那是多么奇怪呵，”韋嫩選了大家靜默的時候說，“索尼亞和尼考林卡現在互相稱呼‘您’，好像生人一樣了。”

韋嫩的話是對的，和她的所有的話一樣；但和她的大部分的話一樣，這話使大家都覺得不舒服，不僅索尼亞，尼考拉，和娜塔莎不自在，而且老伯爵夫人也臉紅得好像小姑娘一樣，她恐怕兒子對索尼亞的愛情會妨礙兒子的美滿的姻緣。

皆尼索夫，令羅斯托夫吃驚，穿了新軍服，擦了髮油，打了香水，在客廳里顯得和他在打仗時一樣的漂亮，對於女子和紳士是羅斯托夫料想不到的那么殷勤。

2

尼考拉·羅斯托夫從軍中回到了莫斯科，被家里的人當作最好的兒子，英雄，和盡看不夠的尼考盧施卡；被親戚當作可愛的，可喜的，有禮貌的青年；被朋友當作漂亮的驃騎兵中尉，嫺熟的舞蹈家，莫斯科的最好的擇配對象之一。

羅斯托夫家的交游遍及全莫斯科；老伯爵今年的錢是充足的，因為所有的田莊都再典押了，所以尼考盧施卡能夠很愉快地度日，養了自己的賽跑的馬，穿着最時新的，在莫斯科沒有人穿過的馬褲，最時髦的，頭子極尖的，帶着小銀馬刺的靴子。羅斯

托夫回到家里，在短时期間适应了旧日生活环境之后，感觉到心情很愉快。他觉得，他已经长得很大并且成人了。經文考試失敗时的失望，为了付車費向加夫銳拉借錢，和索尼亞的偷吻——他想起这一切，好像想起他的無限遙远的童年一样。現在他做了驃騎兵中尉，穿着鑲銀边的上衣，佩挂兵士的聖·乔治助章，和著名的、上年紀的、受人尊敬的騎手們在一起訓練他自己的賽跑的馬了。他有一个相識的太太住在林蔭大道，他晚間去看过她。他在阿尔哈罗夫家跳舞会里領導美最佳^①舞，和卡明斯基元帅談到战事，赴英國俱樂部^②，和一个四十歲的上校称“你”，这人是皆尼索夫介紹給他的。

在莫斯科他对于皇帝的热情稍微冷淡了，因为他在这个时期沒有看見皇帝。但他仍然常常說到皇帝，說到他对皇帝的爱，使人觉得，他并未說出一切，在他对于皇帝的情感里有些地方不是每个人可以了解的；但同时他也全心全意地怀着当时莫斯科一般人士对亞力山大·巴夫諾維支皇帝的崇拜心，当时莫斯科称皇帝为“天使的化身”。

在罗斯托夫回到軍隊之前，在莫斯科的这次短时逗留中，他沒有接近索尼亞，却反而和她疏远。她很美丽，可爱，并且顯然是热烈地爱他；但他是在青年的那段时期，这时候似乎有那許多事情要做，以致他沒有功夫关心这样的事，并且年輕人怕受束縛——重視他的自由，这是他在許多別的事情上所需要的。这次在莫斯科的时候，当他想到了索尼亞，他便对自己說：“哎！將來还有、并且現在也有許多像她这样的女子，她們是在什么地

① 美最佳是 Мазурка 的譯音，是一种波蘭双人舞。

② 毛注：这是莫斯科富人貴族的聚会处，直到一九一七年才終止。在政治上沒有大的活动，不过是不滿意朝廷的人發表意見的地方而已。

方，我還不認識她們。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想到爱情，但是现在我没有功夫。”此外，他还觉得在妇女团体中有什么侮辱他的男性尊严的地方。他赴跳舞会，赴妇女团体，装作他是违反自己的意志在做的。赛马，英國俱乐部，和肯尼索夫的痛飲，到某一个地方去，——这是另一回事：这是勇敢的驃騎兵所应做的。

三月初，伊利亞·安德來伊支·羅斯托夫老伯爵忙着筹备在英國俱乐部欢迎巴格拉齐翁公爵的宴会。伯爵穿着寬服在大廳里來回走着，向俱乐部的賬房和著名的庖長費克西斯特吩咐着关于欢迎巴格拉齐翁公爵的宴会上的龍鬚菜，鮮胡瓜，楊梅，犢肉，魚等事。从这个俱乐部成立时，伯爵便是會員和理事。俱乐部委托他筹备欢迎巴格拉齐翁的慶祝会，因为能够这样闊綽地、好客地筹备宴会的人很少，特别是因为，假使筹备宴会需要錢的时候，能够并且願意掏腰包的人是更少。俱乐部的廚子和賬房帶着愉快的面孔听着伯爵的吩咐，因为他們知道，無論替誰办理数千盧布的宴会，都沒有替他办理时那么有利可圖。

“要注意，甲魚湯里要有雞冠兒，雞冠兒，你記着！”

“那末冷菜是三道嗎？”廚子問。

伯爵想了一下。

“不能再少了，三道……蛋黃醬，一道，”他一面說，一面屈着一只手指。

“那末，要用大鱈魚嗎？”賬房問。

“怎办呢，就是價錢貴了，也要用。呵，我的天，我几乎忘記了。我們的酒席一定还要一道別的开席的菜。呵，我的天！”他抓头了。“誰替我去拿花呢？米清卡！呵，米清卡！你騎馬赶到莫斯科郊外的田庄去，”他向被他喚來的管家說，“你赶快到莫斯